



留美驱魔人

铁哥们为什么会反目成仇？
我又为什么敢乱闯地狱？



宸彬 作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留美驱魔人



宸彬 作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美驱魔人. 3/宸彬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520 - 1377 - 1

I. ①留… II. ①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3468 号

留美驱魔人 3

著 者: 宸 彬

责任编辑: 冯亚男 王晨曦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 - 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 - 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3.5

字 数: 18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1377 - 1/I · 197

定价: 3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1章	必死信念，猎人之路	001
第2章	恶魔出洞，血池败北	018
第3章	空白深渊，意识逃亡	032
第4章	鏖战魔王，命悬一线	047
第5章	腥风扑面，加勒比轮	063
第6章	吸血海盜，我是你爹	079
第7章	故事故人，重遇阿三	094
第8章	恶魔诡局，挚友对峙	106
第9章	身份更迭，米拉重生	122
第10章	霸道凯旋，彼列殒身	135
第11章	再逢阿三，又遇先知	150
第12章	冰湖杀斗，谜之身世	166
第13章	炼狱权柄，地狱邻居	182
第14章	继任但丁，大闹异界	195

第1章 必死信念，猎人之路

因为被两个假装同行的恶魔摆了一道，我和阿三虽然幸运地没有被当场炸死，却也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重围困境，被里三层外三层的吸血鬼包围，还有在一旁冷眼旁观的路西法和他该死的手下，我们冲出去和送死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而要是一直待在车里，则是更加被动地等死。

我这个人可能是生来比较暴力，这可能跟我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从小学到大学的一些爱国主义教育里，我非常费解的是壮士为何跳崖自杀，被推进万人坑扫射的民众横竖都是死，为何不拼死杀上去。

在阿三懊恼地思索，之前为什么不注意周围有没有硫黄的时候，我打断了他：“想那些有个屁用。我们两个留学生万里之遥从亚洲跑过来念个书，连地狱之王都出来招待我们了，我们这一趟也是值了，今天老子就算死，也不要死在车里面！”阿三这一刻什么都没有说，而是重重地点了点头。先前缇娜说天堂会发动天堂之怒保护先知，如果那一套狗屁理论真的有效，他们真的有心就过来吧，老子今天反正是拼了！

我的双手放在了大腿上，手心盖着两支灌满了亡者血液的注射器，脚在油门下稳稳地踩着。在漫长的半分钟以后，阿三那边的窗户被率先砸破了，阿三也是如箭在弦，马上反应过来，抓起针筒朝着破洞猛扎过去，把里面的毒药全给敌人注射了进去。那边的吸血鬼因为剧痛惨叫了一声，抽搐着往后倒去，这倒是给了阿三一个当口，他猛地用肩膀把车门撞开，又扎出一个针筒，然后挥舞着刀砍了出去。



看来我这边的吸血鬼没吃饱饭不是很给力呀，而挡风玻璃这时已经裂成了一个活脱脱的冰纹艺术品了，我用尽全力一脚踹了过去，已经裂成无数碎片但还是连成一块的挡风玻璃往车头倒了过去。我也扔了一个注射器，然后从车头侧身横跨出了外面。车头此刻还冒着黑烟，前盖像火炉一样滚烫，差点把我裤子的布都烫得沾在了上面，好不狼狈。我连忙站起来，在空中挥舞几下西瓜刀，跳下车和这些肮脏生物战在了一处。

之前米拉说起吸血鬼的时候一脸厌恶，说他们就是一个血液疾病携带库，我出门前反复检查了自己有没有伤口，而且尽可能把自己裹成了一个蒙面超人。因为已经预料到了要死，我整个人都像疯子一样叫喊着四处挥砍。我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砍头，而且我的身高也可以带给我一定的优势，趁着体力还算充沛我连续砍翻了五六个吸血鬼，一个劲地朝三个恶魔靠近过去。

哀兵必胜真的有一定道理的，像今天抱着必死的想法破釜沉舟杀过去，我真的感觉自己的力量竟是前所未有的强大，一个又一个强大而敏捷的吸血鬼都在我和阿三的刀下丢了脑袋。

我和阿三会合以后相互照应，挥刀的速度更快了。想当年陈浩南带着几个小弟过澳门干活在桥上被堵被出卖，手上没有武器都可以带着小弟杀出去，今天我和阿三全副武装而且身经百战，我们拼了死，也总能在那三个黑眼怪物身上扎几个窟窿！

可能恶魔根本不屑于和我们交手，比尔和珍妮开始簇拥着自己的主子逆着吸血鬼的人潮往后退去。我们毕竟不是神人，这些吸血鬼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们在不少于三四十个吸血鬼的包围下只能撑起一个小小的防御圈。

有一个吸血鬼低头闪过了我横削而过的砍刀，想去抓我的脚扳倒我的下盘。我的刀快速往下压出一个弧，绷紧了肱二头肌，手腕一拉，刀锋朝上朝他的手砍过去。我快他也快，刀至之时他已经把手缩了回去，我的刀只砍中了他的指甲。我感觉我的刀就卡在了他的尖甲上。我强行用力把刀抽回来以后，发现刀锋已经缺了一个口子！

一阵透凉的感觉窜了上来，我这才感到一阵阵后怕，我们对付的，到底是一群怎样的怪物。虽然身体是已经失去生命力的皮肉之躯，但其生命力却又是前所未有的强大，这样枯槁的指甲居然可以坚硬到一下就把不锈钢刀弄钝。这样一缓，我顿时空门大开，阿三及时帮我挥砍着逼退了两个同一方向扑上来的吸血鬼，但他毕竟也有自己要对付的敌人，我还是挨了一下吸血鬼的尖爪，左臂上的皮肉出现了两道血痕和三道皮肉翻飞的伤口，皮肉像见了避水珠的河流一样往两边翻开，先是几滴豆大的血珠冒了出来，其次慢慢填充了三道深深的沟壑，鲜红的血液从伤口开始往四周流。

已经抱着必死信念的我不顾一切地挥了几下钝掉的西瓜刀，在一下从右往左的拉砍下，我松开手，脱手的砍刀连带着一个新鲜头颅砍下来，还没来得及上伸的吸血鬼头颅往我的左前方飞了出去。我迅速从腰间抽出菜刀，摇身一变中华小当家。攻击范围缩短，但攻击力明显提升。

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左前臂已经几乎染成了红色，而且带着像是小孩子创意艺术课上，在纸上滴了一坨红颜色，用嘴朝着各个方向胡乱吹的那种风格。因为我是左撇子，挥刀加剧了血液循环，更多的血流了出来，我挥刀的动作渐渐慢了下来。而相反地，那些吸血鬼在空气中嗅到了这种勾起他们强烈欲望的气味，攻击更加凌厉。

我和阿三这边显露出了疲态，已经慢慢有了溃败的势头。阿三也挂了彩，分别在脚上和小腿上都流出了鲜血。因为我的准备比他充分，腿上绑了硬物抬起来既能踢又能挡，要不是用上了以前学的鞭腿，估计我比阿三伤得更惨，这群锤子就光集中对着我攻击。我就是这么一个不甘心的人，眼看着自己落败，眼看着那几个恶魔一边后退一边冷眼旁观却上前不了。

一想到这里，我又感到浑身发热，左臂伤口附近的血管似乎在贲张，一下一下地跳动着。我瞬间红了眼睛，吼叫了一声抽出腿上绑着的岛国短刀，两手两刀乱舞着朝前方一步步迈进。

霎时间，我的右后方不远处也发出了一声吼叫，但那既不是我的回音，也不是在跟我呼应。紧接着，我就在面前的吸血鬼敌人脸上读出了一丝慌



张。他们这么一分神，对我和阿三而言简直是天赐良机，本来已经开始乏累的手瞬间注入了活力，手起刀落又砍翻了一个，再挥手，又有一个带着獠牙的圆球掉到地上发出了一阵闷响。

剩下的吸血鬼，本来都因为闻到我和阿三的鲜血，不断抽着鼻子异常亢奋，相互推搡着朝我们这边扑过来，可自从那声吼叫响起以后，他们越来越不淡定，有一两个吸血鬼，我能清晰地看到他们黑色的血管脉络，已经开始从头颅的四周往中间的五官蔓延，他们当中不知是谁带的头，慢慢地开始狼狽地朝着镇子内部四散而去，和在广场听到鸣枪的人群一模一样。

阿三回过头去看究竟是何等天兵天将，但我的视线一直落在恶魔退却的方向上，努力寻找着路西法和那两个混蛋恶魔。可他们不知道从何时起，已经消失在我们视线里了。我愤恨地跺了跺脚，心里丝毫没有为自己的生还感到庆幸。

我随着阿三的视线看过去。咦，那不是怀特?!

噢，是我看错了。这个身材高大，戴着宽大墨镜而且身穿长毛呢大衣的高个子黑人朝着我们走来，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驱魔人怀特。但我马上意识到，不可能是怀特。他没有怀特那几道明显的抓痕，而且也比怀特年轻不少。难道驱魔人里黑人都是这种酷酷的打扮?

但最吸引我的，是他手上拿着一把，一看就是精钢特制的大刀，刀身足有20厘米宽，1米长。这要是逆着光走来，简直就是刀锋战士了。他并没有要追上去的意思，我们自然也不会有，既然发现恶魔的踪迹了，那我们的首要目标，自然是那些从地狱爬上来的堕天使了。

那个黑人朝我们走过来，对我们点点头，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不能让这些吸血的怪物逃了”，然后就舞着刀，快跑着往镇子里跑去了。

我和阿三都没想到半路会杀出这样一个同行把我们俩都解救了，而且那感觉特别像已经过世的怀特，我们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好。不过现在既然他上前去追击落荒而逃的吸血鬼，我们也应该做我们的事，去追截从小镇外围退走的几个恶魔。

我们车后的车子，一看就知道是处于“要么进厂要么回炉”的状态，没办法，我们只能步行了。我下意识伸手摸了摸那把能够杀死恶魔的刀，甩掉手中的岛国短刀以后和阿三也小跑着往前走。

恶魔是绕着小镇的外围退走的，上前侦查，我和阿三都必须在保证前进速度的情况下，充分调动视觉嗅觉去留意有没有硫黄留下的痕迹。路西法，或者说恶魔应该是拥有像天使一样的瞬移能力的，但至于比尔和珍妮那两个比较低等的普通恶魔，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我总有一种感觉他们不会走远，甚至可能正在引诱我们从刚才的陷阱跳进另外一个陷阱。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要找到他们，这是我的内心告诉我的。

果然，沿着小镇房屋追了一会以后，在一个像马厩一样的矮木房子里，飘来了一阵淡淡的硫黄味。我觉得不能低估恶魔的智商，以免中计成为瓮中之鳖。于是在我留意着马厩的同时，阿三把马厩旁边以及对面的房屋都逐一踹门冲了进去。幸好，房子里并没有埋伏，就是其中一个房子里，有一个吸血鬼躲在里面，他袭击了阿三。可是落单的吸血鬼不是打了鸡血的阿三的对手，握在手里的刀又给阿三的战绩添了光荣的一笔。

他重新回到了我这边。马槽里的格间都是空的，静止的水已经长出了一些像鼻涕一样的藻类植物，微微散发着臭味。如果细细闻起来，空气中那种稍稍刺鼻的硫黄味又似乎不见了，很可能，我们是被这些屎绿色的该死的藻误导了。

但既然到这里了，我和阿三决定把草料贮存间的门踹了进去看看。我的心脏扑腾扑腾跳了几下，然后我一提气，猛然踢开了门。脚底传来了一阵阵剧痛，门却丝毫不动。真不公平，凭什么阿三刚才踹的那几扇就很顺。阿三一脸鄙夷地看着我，然后伸手去拧门把手。要是这样就能开，我真的是什么面子都没有了。

幸好，铁将军死死地把门守得严严实实。我打量了一下两边门中间的缝隙，刚好可以把我的菜刀放进去。我双手握柄高高举着刀插进门缝，厚实的



刀背朝下，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下砸去（老实说，我不懂吃奶的力气到底是什么意思，吃奶需要力气吗）。菜刀界的干将果然给力，只听到清脆的“咣”一声，没有任何特技，在几丝火星蹦出来以后，门闩被砸开，右边的门往里开出一道缝。这扇该死的门，我又狠狠地踹了它一脚，然后敏捷地往后退去，阿三差点被反弹的门迎面拍到。

在这个瞬间，我全神留意着屋内的动静。不出所料，恶魔果然不在这里。里面堆着两三堆小山一样的干草，以及靠墙垒起了约莫十来袋早已发霉被蛀烂的干玉米饲料。

屋里弥漫着各种说不清的味道，总的来讲，就是岁月的味道吧。我分辨不出这里面有没有硫黄，或者发臭绿藻的味道。屋里没有任何动静。只是在阁窗处漏进来的阳光，照射到胡乱飞舞的扬尘。我和阿三赶紧退了出来。即使要做个无公害吸尘器，也要留着内存回国去吸，这才是拳拳的爱国之心。

耽误了这一阵，我们也没有踩进恶魔布的局，看来他们就真的纯粹是逃了。难道他们怕了我们？或者说他们害怕拿着大刀的那个驱魔人？

现在我们只能先进镇里，看看要不要帮帮那个黑人的忙了。阿三忽然冒出了一句：“你说那个黑人有没有可能是怀特的孩子？”

“别乱说，先去帮忙。”不过话说回来，这也不是没可能耶。

我们沿着街道往小镇的中心跑去。当然，我们丝毫没有放松警惕，毕竟下一秒就可能从屋顶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出现敌人。小镇的主街道并不多也不大，加上刚才我们基本上勘察了一遍地形，现在对我们来说也是挺方便的。奇怪，我们绕着井字街道走了两三个路口，始终没有看到那个黑人的身影，也没有发现吸血鬼的任何踪迹。我和阿三停下脚步以后，四周似乎就只有微风的声音。

最怕的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明明刚才还在浴血厮杀，现在这样真的有点草木皆兵。我和阿三走到了小镇主街上最后的一个十字路口，横刀在胸前作出防御的姿势。我瞥了一眼左臂上的伤口。那几道伤口以及翻飞的皮肉依

旧显得非常骇人，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血已经止住了，手臂上的血迹已经风干氧化成了酒红色，就像一摊大大的胎记。

我隐隐地看到，就在几道爪痕伤口的边上，有一些紫黑色的细小静脉，正以伤口为中心，一点点往四周渗出如枯枝树林一样恐怖的小脉络，就像之前我们见到那些怪物满脸的紫黑血筋那样。我整个身体发自内心地打了一个寒战，会不会是之前那个吸血鬼咬伤我并且注入的毒血液，现在已经开始发作了。也就是说，我有可能已经在变成一个吸血鬼了？

这种突如其来的想法和后怕，如惊涛拍岸一样，在脑海防御的悬崖上激起了很大的震动和旋涡，各个念头就像白花花的浪花般冒涌而出。我想到了嗜血、夜晚、冰冷、肮脏和病菌。一些带着老鼠垃圾的下水道情景忽然间占据了整个我的想象。我又打了个冷战。

阿三和我背对背成互补式的防御，他觉察到我的寒战，问我：“笛你没事吧？是不是你发现什么了？”

“噢，没什么。可能最近抵抗力有点差，稍微有点着凉感冒了。”

“嗯，小心点。”

就在我们俩说话的时候，在电光火石之间，有什么东西朝着我右边太阳穴飞来。我急忙调好姿态准备挥刀迎敌，只见却是从一间房屋二楼的一个窗户里，飞出来一只完整的手臂！我急忙挥刀去挡开，那只苍白而且带着尖甲的手臂被我切开一道很深的口子，然后软奄奄地掉在了地上。我往下看了一眼，这才留意到，原来吸血鬼的指甲，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突起来了一大块，上面满是老树一样满布的竖条沟壑，整个指甲在尖端汇成一个锥形，蜡黄泛着紫的颜色比起万圣节的装饰恐怖了百倍。

我把视线从地上的断手移开，朝着那个房子看去。然后我通知了阿三，两个人调整状态以后向那个拐角的两层木建筑慢慢靠近。

同样位置同一个窗口，忽然间亮起了一道寒光。多半是那个驱魔人在挥刀杀敌了。我和阿三赶紧快步冲了进去。说实话，刚才见到他那把特制的刀，我真的觉得特别帅，甚至都超过了我之前的得意之作霜之哀伤。要是我



也能有一把像他那样的刀就好了。

这个木建筑是一间已经荒废了的店铺，而且看来还是一家酒吧，我们一进门，就可以看见阶梯状的酒架和一个已经铺满灰尘的吧台。酒架上还有两个玻璃瓶孤零零地站着，依稀还可以看到里面装着不到 1/3 的不明液体。

吧台的灰尘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但是有几道明显是新近的痕迹，估计那个黑人在这里找到了他要追击的吸血鬼。我们立马沿着靠墙的楼梯快步走了上去。当我可以隔着楼上的扶手看到二楼的地面以后，我吓了一跳。只见一个头颅正静静地凝视着我，眼睛里恼怒和惶恐定格了他最后的情绪。一道乌黑色的血液沿着他的内眼角往下划出一道泪痕。

我尽量保持镇静，然后抬起头去寻找那把漂亮的刀的主人。可是就在恍然间，我的整个视野都刷一下变成了鲜红色，而且整个室内的声音变得非常聒噪，我的视线里，出现一个还在徐徐后退，但身体内没有任何起伏的人的轮廓。还有另外一个人形轮廓就在我眼前右边的地方，他的整个身体已经变成了透明，只见那些全身的血管纤毫毕现地被勾勒出来，活像一幅迷幻的画卷，在他身体的右上方，有一个拳头大小的东西正在不断快速地收缩扩张，循环往复。那是人的心脏。从对方的身高来看，应该就是那个黑人了，原来他是一个右心人。我听到的巨响，一下下都吻合着对方的心跳，他因为剧烈的运动心脏正处于极其活跃的状态。另外的杂音，应该就是外界的声音，以及我和阿三的心跳。

短暂的几秒过去了，我的视线里又重新恢复了彩色，那些轮廓又变回了血肉之躯。我把视线重新投到那个正在一点点往后挪动的吸血鬼身上。只见他分神看了我一眼，表情甚是复杂。最后，在一个谁都没有防备的时刻，黑人挥刀快速向前，把那个反应过来正想跳窗的吸血鬼，抓着小腿狠狠拽了回来，然后手上的武器一下用力，他的脸上被挤出的紫黑血液喷了一脸。

因为刚才那种不该有的感觉，这一瞬，我感觉我的脖子都是凉凉的。或者他已经发现我被吸血鬼转化了，下一秒掉在地上的，说不准就是我的头颅。

刚才下车砍杀的时候明明是一心求死，现在我却开始害怕起来。那个驱魔人看到了愣在楼梯的我和阿三，他四周看了一下确认再没有吸血鬼以后，对我们点头轻轻笑了一下。配上那把沾满血迹的大刀，以及他脸上像麻点一样的血污，这个笑容可以说是万分诡异。

我于是重新迈起脚步，走上了楼。木地板看起来很老旧，踩上去却是基本没有声音，看来东西的质量一代不如一代，是全球化现象啊。

黑人很机智地用刀在倒地吸血鬼的身上割下一块衣料，擦了擦自己的脸。这下，抹匀的血迹已经无缝契合他的皮肤，几乎都看不见了，这下倒是舒服多了。他扔掉布块以后向我们走过来，这才算是正式的打招呼。我们分别握了手以后，互道了姓名。

“萨米特。”

“笛。”

“你好，我叫威廉姆斯，威廉姆斯·怀特。”他自我介绍的时候收起了笑容，双腿分开和两肩同宽，握着手自报家名，看来是非常重视。可是听到他这句话的我和阿三，都同时愣在了原地。这哥们不会真的是那个驱魔人大哥的崽子吧？

他留意到我和阿三略显尴尬的一愣，美国人直来直去，稍稍歪着头问：“怎么了，你们听过我的名字还是怎么？”面前这个目测 1.85 米的黑人硬汉如此侧头恶意卖萌，刀锋战士的画风立马荡然无存。

我和阿三到目前都只知道当晚被火烧死的驱魔人叫怀特，却道不出全名，只好含糊糊地问他不认识一个跟他风格有点类似，稍微年长一些的黑人同行。他摸了摸自己的光头（我这才注意到他原来是个光头），有点疑惑。他问：“同行？”

“就是……呃，像我们一样的驱魔人。”阿三说。

他听到 Exorcist（驱魔人）这个词以后愣了一下，然后换了一副“脆弱心灵受到了惊吓”的表情看着我们：“这世上真的有恶魔？真的有驱魔人？”

“那你刚才做的不就是这样的工作吗？”我没好气地问。



“我只知道世上有这些跟人类长得很像的，吸血的怪物。”他坦白地说。不过这一来，却是勾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他瞄了瞄地上并没有什么东西的阻挡，然后一屁股坐了下去，还拍了拍地板，让我和阿三也坐下。

于是乎，我们几个就在这个地面上还有散落的，身首异处的吸血鬼尸体的木地板上坐了下来。小怀特用力把他的刀插进了就手处的木板里，我和阿三直感觉整个二楼都在晃动，我都要以为他要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在木板上砸出个大洞把我们送到一楼去。

他的身体稍稍前倾，双手张开放在他的双腿上，看起来很迫不及待地让我们给他讲讲关于驱魔人的事情。

阿三故作神秘地一笑，然后说：“那你先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来到这里。而你又怎么知道吸血鬼的。然后我们就把另外那些东西给你讲。”

小怀特报之以爽朗的一笑，然后点点头说：“好啊。”我心里想，要是在正常人的世界里，同行与同行之间，人与人之间也是这么简单爽快就好了。

承载着小怀特不愉快过去的故事，在他平静而略显低沉的腔调中娓娓道来。空气中，飘扬着他带着黑人口音的美式英语，以及一些淡淡的，难以形容的吸血鬼血液的腥味。

“其实两年前我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高中念了一年辍学以后在修车店里当车间工人，娶了一个在干洗店上班的女孩做妻子。本来生活虽然不是非常富足，但至少也算是可以不用饿着肚子。出来走上社会以后我觉得没有学历实在不行，而且很多寄到家里来的邮件我也不能完全看懂，于是我报了一个高中的远程教育项目，想至少先把高中念完。我们还打算着，再工作一两年存点钱，搬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社区，然后生两个孩子。

“可是突然有一天晚上，我老婆店里因为接了一个酒店洗布单的单子，加班到比较晚才回家。那天晚上我有点担心，还想去接她的，但才走到门口，就远远见到她在往家里走来了。我在家门口等着她，可是在她见到我以后，好像有点错愕，又有点不好意思，反正就和平常有点不大一样，又好像说不上来。

“她一回家就进去洗澡了，平时话并不少的她那天夜里安静了很多。当时我只是以为她太累了，也就没有在意，可是好几天了，她都还是那样，我就慢慢有点担心了。我问她有没有发生些什么事，她说没有，见到我有点紧张，她有点畏缩，又好像有点暴躁，提高音量喝止我继续问下去。

“就在那时候，我开始注意到她有一些习惯好像跟平时不大一样了。对了，忘了跟你说，我来自佛罗里达州，一直就在 Opa-locka（奥帕劳卡）居住。我们那边很热的，我老婆她之前都是穿着热裤或者短裙，你不知道她穿超短牛仔裤的时候有多么性感，她是一个黑白混血儿，长得可漂亮了。”说到这里，他眼睛里的光芒闪了一下，随之又黯淡了下去。我没有跟他说，我们俩住的北迈，离他的城市无非也是 40 分钟左右的车程。

他顿了几秒，看着窗外好像在想着些什么，然后他回过头来看着我们，继续说下去：“对，刚才说到她的变化。艾米丽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每天都穿着长裤了。而且在我回到家的时候，她的态度也比之前冷淡多了。有一天晚上，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厅里的灯变暗了，而且房子里几乎所有的灯都变暗了。艾米丽在我没有防备的时候从后面抱住了我，我指着那些变暗的灯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就在我耳边吹气说：‘外面阳光那么好那么明亮，回到家里这样不是更浪漫吗？’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答。

“那时候距离我留意到艾米丽的变化已经过了将近一周，原本几乎隔天就会行房的我们已经将近两周没有做过那种事了。所以当她那样做的时候，我几乎要把持不住了。而她已经把我推倒在了床上。我们开始急促而笨拙地去松开衣服上所有的纽扣和拉链。

“就在兴头上时，忽然间我大腿内侧传来一阵带着温热的痛感。我好奇地抬起头时，我已经看到艾米丽冲进了厕所，还一边喊着‘对不起……对不起’，我看到我的大腿上被咬破了，少量的血正从伤口涌出来。她在里面洗了好久，然后又打开冰箱把差不多一加仑的冰水全部喝掉。最后，那天晚上我们什么也没有干，躺在床上的时候她离我远远的。

“那天我累得也够呛，也没有计较什么，她说她也累了，让我赶紧睡觉。



于是我们就真的睡觉了。大概过了几天，我爸妈要从佐治亚来迈阿密度假，顺便过来探望我们。那一天我照常去上班，艾米丽请了一天假去 Presidente 超市买菜，预计下午爸妈到的时候，我也可以下班回来跟他们一起在家吃一顿好的。那天下午我跟经理打了招呼，早早地回到家的时候，开门见到的一幕，我整个人都像被雷轰了一样，定在了原地不知所措。”

我和阿三已经大概能想见当时的情形了，不过我们没有打断，让他静静地讲。有些东西，放在心里太久总归是不好的，说出来了，多少会更释怀一些。小怀特说：“我见到饭桌上放着两盘还热腾腾冒着香气的蝴蝶粉和香肠比萨饼，可是……可是，艾米丽她……”他低下头，伸出一只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在脸上用力上下揉了几下，“她把我的父母都咬死了。我看到爸爸他像一个血人那样靠在餐桌上，脸上尽是一道道摸过舔过的血污。他的手中还抓着一把刀叉准备分发到每个人的位子上，我第一眼没有看见妈妈，不过我马上就看到了她的头正歪倒向门口这一边。她的身子一半还在房间里被墙挡住了，露出一半，我看到艾米丽正趴在我妈妈的身上，她的胸腔连同衣服，被一整片地撕开了，艾米丽的头正埋在其中。

“我看到妈妈的一只手正伸向门外，手指上有一个小小的切口，血正从伤口往外冒。艾米丽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回来，她还在……这时候厨房炉子上的水壶开始发出像汽笛一样的声音，这惊醒了她。她抬起头，然后看到了正站在门外傻愣的我。我看到她的眼珠变成了鲜红的颜色，她的嘴里……伸出很恐怖的尖牙。她没有上前袭击我，反而脸上露出一丝带着悔恨的神色，然后砸破窗子，逃走了。

“缓过神来以后，我发现自己从头到尾居然都没有叫出声。但我还是掏出手机，打电话报了警。

“警察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何，我竟然没有把艾米丽说出来。他们问到我妻子的时候，我说她今天请假，刚好有事出去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我太爱她了，是我还没接受和相信这个事实，还是我理性地认为警察即使听了我的口供也绝不会相信，反正我就是没有说。最后，茫无头绪的警察只能把案

件勉强定义为野兽袭击案。我的家里除了艾米丽和我再没有第三个人的指纹，我因为回家前5分钟，还在街口加油站的便利店里买了包香烟和一张彩票，有不在场证明，所以艾米丽也还是嫌疑人之一，警察拍拍我的肩膀叫我节哀，然后对我说要是艾米丽回来了，通知她去警局一趟，或者让他们过来把她的口供也录一下。

“处理完双亲的后事以后，我知道我必须靠自己查出事情的真相，于是我辞掉了我的工作，开始四处寻找相关的线索和类似的刑事案件，以及人口失踪案件。真是可笑，以前读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然而学得最多的，却是在我放弃工作开始流浪以后。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些很隐秘的论坛。终于，我摸索到了这一种生物——吸血鬼。它跟最近当红的主题电影不一样，这种生物它们……我想你们既然会出现在这里，也相当了解了，我就不说了。反正，我知道了自己的妻子，很可能就是一个吸血鬼。”

我问：“你还没有找到她，是吗？”

小怀特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只是眼睁睁地看了看我和阿三，然后往后拨了一下头发，苦笑着说：“我亲手杀了她。”听到他这句话，阿三“啊”了一下，而我却不自觉地想到了，就在不久之前死在我刀下的娅米。

小怀特继续说：“其实我并不恨艾米丽，她之前不小心把我的大腿咬破时，她已经是在转化的过程中了，她是极力想忍住的，那一晚她没有伤害我。而后来，可能她看到了我妈妈手指上的伤口，才彻底失控了。我恨的，是吸血鬼这种生物。我恨的，是袭击艾米丽并且转化了她的，那个该死的吸血鬼！”尽管事情并不是发生在最近几天，但他眼中的怒意，却是极其旺盛鲜活。

“我立志成为一个吸血鬼猎人，尽我个人最大的力量，把这个国家里这些可悲可恶的生物全部赶尽杀绝。我也接触了几个和我差不多的猎人，我们偶尔会交换一下情报，一起去搜索关于吸血鬼的信息，然后去进行猎杀。

“我是在路易斯安那发现我的妻子的。她曾经拥有的人性在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已经完全泯灭了。她当时就待在我正在追查的吸血鬼部群里。她